

(法) 弗朗索瓦丝·瓦日纳 著 张雪 译

绝代有佳人

雷加米埃夫人传

世纪文惠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法) 弗朗索瓦丝·瓦日纳 著 张雪 译

绝代有佳人

雷那米埃夫人传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代有佳人:雷加米埃夫人传/(法)弗朗索瓦丝·
瓦日纳(Francoise Wagener)著;张雪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08-14023-3

I. ①绝… II. ①弗… ②张… III. ①传记文学-法
国-现代 IV. ①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9081 号

MADAME RÉCAMIER by FRANÇOISE WAGENER

New, revised and augmented edition © Flammarion, Paris, 2001

本书根据弗拉玛里翁出版社第二版译出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助理编辑 常剑心
封面油画 雅克-路易·达维德
插图摄影 赵盈
封面装帧 陈楠



绝代有佳人——雷加米埃夫人传

[法]弗朗索瓦丝·瓦日纳 著 张雪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41
插页 4
字数 431,000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4023-3/I·1574
定价 58.00 元

动荡时代的心魂

读《雷加米埃夫人传》——代译序

赵越胜

卢浮宫法国绘画厅，距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不远，有一幅达维德所作的人物肖像，一位美丽的妇人，倚靠在长躺椅上，一袭白装，头上一圈花环饰带。画面简洁，却极有气场，吸引你的目光，诱惑你凝视。这位妇人的容貌极美，却不是那种“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的诱惑的艳丽。她透着几分孤寂、清冷，秀唇微启，却不是笑意，反有一种阅尽芳菲的忧伤。和她四目相对，渐渐地，你会有种沉静的感觉，对，这位美妇身上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沉静，一缕柔和的光照亮自然的肃穆。她就是本书的传主，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女人雷加米埃夫人。

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道：您现在是世界上女性模仿的对象，但谁又是您心中的模仿对象呢？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雷加米埃夫人，我敬佩她，她是法兰西风范的代表。杰奎琳·肯尼迪曾负笈巴

黎，在索邦大学读法国文学，大约在那时，她知道雷加米埃夫人，因为只要你进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读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夫人、贡斯当的著作，文字的后面都有雷加米埃夫人的身影。

威尔·杜兰特那部贯通五千年的皇皇巨著《世界文明史》，不知记载了多少横扫千军、立一世伟业的英雄豪杰，却也为雷加米埃夫人单立一章。倒不仅因为她貌若天仙，拿破仑亦赞她“王者之秀色”，更因为她的身边群星灿烂。既有拿破仑家族成员，又有拿破仑的反对者；既有共和派思想家，又有旧王朝贵族；既有拿破仑麾下勇将，又有滑铁卢的胜利者。这些人或敬佩她的为人，喜爱她的风雅，或倾心相恋，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但几乎都成为她的终身挚友。最后，她把全部爱献给了夏多布里昂，支持他、激励他完成巨著《墓畔回忆录》。两人在生命的晚霞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吟唱出动人心魂的哀歌。

这不是一段简单的爱情故事，甚至它有没有爱情中常见的男欢女爱不甚了了。在那个历史时段，巨流滚滚，冲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等各个险滩，惊涛拍岸，漩涡中卷入多少豪杰。雷加米埃夫人和夏多布里昂本不是这历史巨流中的弄潮儿，但他们身在其中，经历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并勇敢地依照自己的信念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命运不期然地让他们成为历史坐标。

离奇的婚姻

威尔·杜兰特这样描述雷加米埃夫人的婚姻：“十六岁那年，她嫁给雷加米埃，当时他已四十二岁，是位多金的银行巨子。他欣赏她的美丽，听着她的歌声，看着她细致的双手在钢琴和竖琴上倾诉情怀，他即已心满意足，无复他求。他钟爱雷加米埃夫人，照顾她无微不至，他出钱帮助她做个沙龙的女主人，甚至怀着慈父般的溺爱心情，放任她到处征服男人——只要她自己不被征服。而且，显然他也不见得一定坚持享用婚姻的权利。”^①杜兰特在这里陈述了一些事实，但他显然不知道，雷加米埃先生实际上是雷加米

^① 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卷八，第975页。

埃夫人的生父，他的这位十六岁新人是他与情人贝尔纳夫人的私生女，他最亲爱的女儿朱丽叶特。所以雷加米埃先生不会“坚持享用婚姻的权利”。这场掩人耳目的婚姻是朱丽叶特的家长们尽心策划的，为了在革命恐怖来临，人头纷纷落地的时刻，保住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财产。一旦父母遭遇不幸，朱丽叶特可以幸免。“幸免的意思是能保证将他们的财产传给她。”^①

1793年，那是个什么年头啊。雨果在《九三年》中给它定性：“正是乱世达于最疯狂最黑暗的时候，正是罪恶烈焰正炽，仇恨释放出全部黑暗的时候，正是搏杀到了一切都变成弹药，混战激烈无比，人再也知道何为正义，何为诚实，何为真理的时候”。不满十六岁的朱丽叶特被家长安排着结婚了。本书作者F·瓦日纳敏锐地指出：“这种成年生活的进入是突然而至的，没有给青春萌动留下任何余地，只隐约瞥见。朱丽叶特没能够从从容地感受情绪的变化，也没有伴随爱心砰然而生的痛楚，忧郁的梦幻和回味无穷的、与闺蜜分享的秘密……”请记住这一点，为了躲避革命的血腥，保全自己，朱丽叶特没机会去从容地成熟，循着青春萌动、生命圆融的轨道提升自己。由于她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她的“被迫成熟”一开始就是精神性的。自然的道路是由地下升入空中，而朱丽叶特的一生却是从空中重回地面。

终于，1794年秋天，随着罗伯斯庇尔被处决，恐怖时期结束了。作者描述当时的社会氛围：“这是社会摒弃了最理性的社会憧憬后，经历了斯巴达式的严酷，血的洗礼，如今重又复活、凝聚。因为曾经跟死亡擦肩而过，人们只想忘却，追求享乐直至昏头涨脑。恐怖之后的眩晕，是当时氛围的主调。”正在那时，人称“热月圣母”的塔里昂夫人正以她“穿戴整齐的一丝不挂”（塔列朗语）聚拢一帮社交名媛，后来成为约瑟芬皇后的德·博阿尔奈夫人也在其中，但这个圈子还局限于贵妇人们的交往，争奇斗艳，免不了争风吃醋。而法国还有一路极为强大的沙龙传统，那就是文化沙龙。

沙龙(salon)一词的原意是密友聚会的房间，后来人们把一圈围拢的沙发也称为salon，倒是更能表现挚友促膝而谈的性质。实际上，沙龙的兴起

① 文中凡引自《雷加米埃夫人传》的引文，一律不注书名及页码。

正表现了脱离宫廷、官场的公众自由舆论的兴起。托克维尔描述过法国的这个特殊现象：“政治领域被一分为二，互不交往。在一个领域，人们实行政治，治理国家，在另一个领域，人们建构抽象原则。”（《旧制度与大革命》）这后一群人就聚集在沙龙里。

为了更好地理解雷加米埃夫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需简洁地回顾一下法国沙龙文化的历史和性质。在绝对王权时代，社会的全部精神活动都集中于宫廷。在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就是人间的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地方。当时的法兰西人才荟萃，有无数伟大的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剧作家、宗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但他们都是围绕着太阳王旋转的行星。勒诺特、芒萨尔修建凡尔赛宫的花园和宫殿，布瓦洛和路易十四谈他的三一律，莱辛为路易十四演出他的《伊菲戈涅》，而莫里哀要揣摩路易十四的兴趣来塑造戏剧人物，吕利创作优雅的小步舞曲，为了和路易十四同台起舞，甚至博絮埃也要专门在卢浮宫为路易十四讲道，而伟大的帕斯卡以超绝的勇敢对抗路易十四的命令，坚持自己詹森派的信仰。“朕即国家”这句话点透了绝对王权的实质。在那个时代，虽然也有名女人主持的聚会，如名妓尼依曾开放她的府邸，请文人雅士前往，她临终前留给她的律师阿鲁埃先生1000法郎，“让他的儿子用来买书”，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伏尔泰。朗布耶侯爵夫人的府邸是沙龙的雏形，高乃依、拉法耶特夫人、塞维涅夫人都曾出入其中。但这种聚会仅局限于私密的朋友，话题多在文学加风月。

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开明社交”成为社会精神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知识阶层认识到，“思想不是在沉默和孤独中形成的，人们可以在孤独中写一些革命性的著作，但是只要他们的思想没有经过唇枪舌剑的发酵般的讨论，它还是无关痛痒的纯粹思辨的东西。”^①那些有地位的贵妇人，以各自的财力和才智，争当社会自由思想和高雅文化的保护人。最出名的沙龙是若弗兰夫人在圣奥诺雷街的宅邸。在沙龙中培养出一一种交谈文化“style de conversation”，莫雷莱把它称为“文人们的一种重要实践”，“在彬彬有礼中进行思想交锋，保持社交关系的同时又阐明了某种真理”。

① 《法国文化史》，卷三，第41页。

“鸚其鸣矣，求其友声”，在这种交谈中，志同道合者经交谈深化了彼此的思想，机锋相搏，也使观点不同的人各逞雄辩，在听众中争取赞同。因为这种激辩能“迸发闪电般的火花，唤醒麻木不仁的宾客”（斯塔尔夫人语）。

一个沙龙是否成功，能否吸引诸多才智之士上门，全凭沙龙女主人的魅力。这魅力主要不是来自女主人的美貌，而来自她们的才智见识，心胸手腕。正像马蒙特所说的，若弗兰夫人的名望完全在于“她擅长纵观全局，把自由交谈的不同人群都掌握在她的手中，让自由有一定的限度，当人们自由得要超过界限时，女主人以一句话，一个动作，好像一根看不见的线绳似的，把他们拉回原处”^①。后来，雷加米埃夫人被公认为最得若弗兰夫人真传的沙龙女主人。但除了若弗兰的眼光和见识之外，她还有一上天赐予的优势——美貌绝伦。此外，比起若弗兰夫人的君临之势，雷加米埃夫人更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这一点对那些在激烈政治冲突中遍体鳞伤，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绝非可有可无。下面我们会看到多少饱经风浪的归舟，依泊在她的身旁。

“暴风雨画卷上一抹宁静之光”

雷加米埃夫人，也就是朱丽叶特，在当时的社交圈内以“美人中的美人”著称。勒诺尔芒夫人描述她：“颈部比例最让人赏心悦目，朱红色的小嘴，珍珠般的牙齿[……]，鼻子精致匀称又法国味十足，皮肤的光泽无与伦比，使其他一切都相形见绌。”夏多布里昂则敏锐地抓住了她脸部线条的特点：“给人印象强烈富有美感的，是这种椭圆形的线条，原本只存在于拉斐尔所绘的头像中，迄今人们一直认为只在理想中才有。”确实如此，尤其是拉斐尔那幅《座椅中的圣母》（Madonna della seggiola），脸部的线条和雷加米埃夫人的画像形似又神似。但是，朱丽叶特的魅力绝不局限在五官匀称、线条柔润，她的美透露着一种精神气质。最为精到的描述就是夏多布里昂的话：“暴风雨画卷上一抹宁静之光。”这绝非仅是外表的描述，书中我

① 关于法国文化沙龙，可参见《法国文化史》第三卷。钱林森主持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们会看到这束光怎样造就着夏多布里昂。拿破仑称帝后，帝国宫廷中充满翠翹金绣的奢华，浓妆艳抹的伧俗，暴发户炫金耀富是通病，但朱丽叶特却以眉黛轻轻，素衣飘飘而特立独行。

她和波拿巴特的第一次相遇极富戏剧性和象征意义。那是在督政府为欢迎年轻的意大利征服者举行的集会上，场面盛大，与会者皆屏息端坐，被这位新战神所慑服。朱丽叶特却为了看清这位主宾的模样，毫不在意地从人群中站起来。她一袭白衣难掩清纯美丽，一下子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引起一阵窃窃私语。波拿巴特察觉到了，转头看她，逼视的目光令她心慌，旋即坐下。今后，他们还有机会交锋，雷加米埃夫人却不再那么容易屈服了。

在那个动乱刚歇的巴黎，朱丽叶特在干什么？她在上学。督政府初期，巴黎开设了许多学校，有艺术学校、欧洲语言学校、科学普及学校。刚结束了动乱，甚至动乱的余烬未息，一个民族，马上就想起要学习，这个民族无论如何是伟大的。朱丽叶特在学校中听拉阿尔普这位大学问家教授文学。弗雷尼利男爵记述道：“人们看到一位年轻女子坐在那里，美得出奇，身材像模特，一袭白衣，额上系根白手帕，克里奥人称之为饰带。这是雷加米埃夫人……她矜持、简单，几乎有点离尘出世。”这种飘然出世的感觉会迷惑一些人，让他们看不到这柔弱美艳之下却有着坚韧。朱丽叶特不是随风伏倒的芦苇，在关键时刻，她能成为支撑朋友的巨树。

1797年，共和历果月十八日，督政府怀疑保王党要发动政变，急调军队入巴黎，实施军事管制。朱丽叶特的老朋友阿拉尔普受牵连，逃出巴黎避难。她决定去他藏身之地探望。对这个有些危险的行动，阿拉尔普又感动又担心，他写信给朱丽叶特：“如果我可能有尘世间的虚荣心，我会为享有您的如此善举而深感自豪，您是那样受到众人一致的赞赏。[……]尽管您有超出常人的魅力，但有一个特点更是罕见，即年纪轻轻就懂得珍惜上天馈赠的这些魅力，知晓世事多变，不必在意，而对此，我却很晚才明白。”

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次莽撞的冒险，而是雷加米埃夫人的天性使然。以后，她不但要照料那些遇到各种麻烦的朋友，还要因斯塔尔夫人而承受流放之苦。而且，她对朋友一伸援手时，从来不在乎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哪个政治阵营。在她眼中只有需要安慰的朋友，没有需要计较的利害。

西塞罗以为，“人们所寻求的、能保证友谊不变的品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忠诚。”雷加米埃夫人就是一个对朋友极为忠诚的人。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波拿巴特家族流落四方。对那些曾和她交好的波拿巴特家族成员，雷加米埃夫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罗马，她不顾禁令，和已丢掉荷兰后冠的奥坦斯秘密会见，给绝境中的奥坦斯温柔热烈的安慰。甚至远赴亚得里亚海边的偏僻小城，去探望前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缪拉——拿破仑最宠爱的妹妹，而拿破仑却曾让雷加米埃夫人吃尽苦头。

作者指出：“朱丽叶特具备这种只属于她的，既执着又宽厚的特性。从此她肩负了一种使命，为那些失败者和流放者奔走，不管他们在哪种制度下遭受厄运，她所担负的这个角色更为后人所追忆。”而我更喜爱她忠诚之外的博爱。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记录了另一个故事：

“雷加米埃夫人曾在里昂帮助过那些西班牙囚徒，眼下又是一个强权的牺牲者，在阿尔巴诺，她又被激起同样的怜悯心。这是个渔夫，被指控同教皇属下串通，并被判了死刑。阿尔巴诺的居民请这位来此避难的外国女人为这个倒霉的渔夫说说情。人们把她带到牢房，见到了囚徒，那个人的绝望让她心碎，不禁泣下。这个不幸的人求她一伸援手，为他去求情，救救他。哀求感人肺腑，而不可能做到就更令人痛苦。夜幕已降，天一亮，他就要被枪决。

尽管希望渺茫，雷加米埃夫人还是立即动身。人们给她找来车，她上了车，尽管让囚徒抱有希望，她却明知无望，也要穿越盗匪出没的荒野，直奔罗马。在那里她找不到警察头脑，在费亚诺宫等了两个小时，分分秒秒计算着一个生命的死期临近。诺尔凡先生终于来了，她解释了来罗马的目的。他回答说，死刑命令已经宣布，他无权取消。

雷加米埃夫人满怀忧伤踏上归程。当她走近阿尔巴诺时，囚徒已经死去。居民们在路上迎候这个法国女人，一见到她就跑上来。送渔夫上路的教士向她转达了他最后的心愿。他感谢这位夫人，在赴刑场时，他不断四下张望。教士请雷加米埃夫人为这个渔夫祈祷，说一个基督徒即使肉体不在了，也不会彻底消失，他的担忧永在。教士把雷加米

埃夫人引到了教堂，身后跟着一群美丽的阿尔巴诺农家女。渔夫是在黎明被行刑的，晨曦初升时阳光照在小舟上的那一刻。他曾经习惯于驾此舟出航，停靠在熟悉的岸边。如今这小舟已不再有人驾驶。”①

珍视友谊，忠于朋友，人们努把力还可能做到。而要奋力相助一个素不相识的贫贱者，则非有深厚的大慈悲心不可，它超越了同情与爱，遵奉的是无上的命令。朱丽叶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熟悉福音书中对那些冷酷者的斥责：“我们给你们吹箫，你们不起舞，我们唱了哀歌，你们不哭泣。”看她一生行迹，无时不流溢着爱和慈悲，去抚慰朋友和受难者的痛苦。她从来不问这样做有何结果，只是发自内心地去做。我们在她的传记中甚至找不到她评价自己所做之事的片言只语，只是把那一束宁静之光投射到云翻海立的动荡中。光无声，它只是温暖，只是照耀。

科丽娜的诗琴

“一个秋日的午后，朱丽叶特接待了一位意外访客。”这个女人的来访揭开了一段友谊传奇，它关涉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两位最著名的女人。朱丽叶特回忆道：“这一天在我生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雷加米埃先生带了一位女士到克里希来，没作介绍就把她留在客厅里跟我单独相处[……]。这时，她亲切地对我说，认识我真高兴，话语中透着一种敏锐、洞察力。而且，内克先生，她父亲……我即刻认出她了，是斯塔尔夫人！我脸红了，窘态十足，没听清她的下半句话。我刚读过她的《论卢梭的信札》，沉醉其中。”

斯塔尔夫人，路易十六的财务大臣内克的独生女，他的掌上明珠，才华绝代又特立独行。她挑战拿破仑，称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而拿破仑则认为她是个恶毒的女人，是一支“装满箭的箭壶”。她对拿破仑专制统治的批判，对思想自由不屈不挠的捍卫，导致她被常年流放。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临终前，才透露出他对这个女人敬恨交织的错综情感：“斯塔尔夫人的家成了反对我的兵工厂。[……]不过，无论如何，她确实是位天才横

① 夏多布里昂：《墓畔回忆录》，卷二，第651页。

溢，与众不同的女人。她将会名垂百世。”^①

斯塔尔夫夫人还是一位女性解放的先驱，一生为争取女性自主的爱情而身体力行，同时也因情人不断而惊世骇俗。她在爱情生活中的杀伐决断，使她永远凌驾在与她相恋的男人之上。本杰明·贡斯当是与她相恋最久、关系最深的男人，他那些杰出的政治著作和斯塔尔夫人的激励分不开。以撒·柏林从他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论述中汲取灵感，来区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而那时，贡斯当正与斯塔尔夫夫人海誓山盟：“此生我若能使她欢享青春年华，老年共享余生，与红粉知己厮守终身，将是此生莫大乐趣。若无斯塔尔夫夫人，世事与我全为虚幻。”

造物主再不曾造就出如此不同的两个女人，一个温柔娴静、善解人意，一个强势焦躁、自我中心。但这种巨大的反差完全无碍她们的友谊，甚至使这段友谊成了她们的第二生命。从表面上看，朱丽叶特付出的更多，但其实，朱丽叶特静静地从斯塔尔夫夫人那里汲取养料，开阔自己的眼界，她们的互补天衣无缝。贡斯当最了解内情，他写道：“再没有什么比斯塔尔夫夫人和雷加米埃夫人之间的晤谈更迷人了。一个在迅速地表达千百种新念头，第二位旋即将它们捕捉并加以评判。一个精神雄扬有力的人揭示一切，另一个心思细腻精致的人理解一切。一个精于思考的天才被另一个年轻聪慧的听众所接受，产生共鸣。这构成一种契合，和谐完美，非有幸亲眼所见不能够描述。”^②书中还记载了一段趣闻，一日某人坐在斯塔尔夫夫人和雷加米埃夫人中间，他打趣说，我这是坐在智慧和美貌之间。斯塔尔夫夫人随口接道：“先生，我这是第一次听人夸我漂亮。”雷加米埃夫人的魅力和能歌善舞给斯塔尔夫夫人以创作的灵感，而斯塔尔夫人的渊博学识，又让雷加米埃夫人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斯塔尔夫夫人的名著《科丽娜》中，她描述这位女诗人的舞蹈：“科丽娜在开始前，双手极优雅地向众人致意，然后柔肢微转，接过阿玛尔菲王子递来的巴斯克手鼓。她边起舞边在空中击打手鼓，动作柔美、优雅、纯洁，富

① 《世界文明史》，卷十一，第965页。

② 《墓畔回忆录》，卷二，第622页。

有性感,能让人联想起那些印度寺院舞女的魔力[……]”她在这段文字的笔记中注明:“受雷加米埃夫人舞姿的启发。”同时,科丽娜和她的情人奥斯瓦尔德的会面总在罗马遗迹中。她带着他游遍意大利的罗马古迹、画廊、教堂,给他讲述罗马的历史和艺术。勃兰兑斯精辟地指出:“她像第二个谢赫拉沙德,她每天设法让他看新奇的东西,以此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和这些新奇的东西相比,《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会黯然失色。”^①

朱丽叶特熟读《科丽娜》,斯塔尔夫人在书中借科丽娜之口,对古罗马和意大利历史、风物、艺术的讲述深深影响了她。她曾在意大利居留近两年。清晨,她漫步美第奇别墅,黄昏,她徜徉宾西亚丘陵;她在月光下重访圣彼得大教堂和斗兽场,或坐在塔索的橡树下沉思。她远至亚得里亚海边的基艾亚,并特地去弥塞纳海岬朝圣,因斯塔尔夫夫人曾让科丽娜在这海边弹着诗琴,吟哦凄美的爱情诗篇。在这里,她让人重读科丽娜的诗行。

1803年10月13日,拿破仑下令流放了斯塔尔夫夫人,禁止她接近巴黎四十古里(约160公里)。1810年,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被禁,随后,新任警务部长萨瓦里下令,她必须离开法国,回科贝,否则48小时之内,她必须登船去美洲。这对她是致命一击。何以至此?作者瓦日纳的分析极到位:

“斯塔尔夫夫人是启蒙运动的女儿,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继承者,信仰进步、文明和自由。她是一个不妥协的反叛者,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政体,不能忍受对思想的奴役。她痛恨军事独裁,抗议一切专断。她的睿智能立即看出流弊,并巧妙尖锐、不遗余力地抨击这些流弊。她勇敢、热情、不妥协。她所面对的,是一个冷酷的幻想家,他只相信力量和征服,蔑视人类,蔑视一切民族和个人。谁抗拒他,他必迫使其屈服于他的愿望,用流血,用警察恐怖手段,用拉拢奉承,无所不用其极!他那脆弱的体系建筑在个人强权和自己已创造伟大业绩的想象上。斯塔尔夫夫人只是一颗沙粒,一颗危险的沙子,令人不快,必须将她

^①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第127页。

消灭。

[……]人们能想法子奴役和控制思想，却不能扼杀它……当整个帝国崩塌之后，拿破仑承认，拍他马屁的都是些文痞，而反对他的却是大作家……他的统治给文学和精神生活带来了无可争议的贫瘠，他对此心知肚明，或许还对此感到遗憾。谁的错呢？他以为文学只需为时局服务和歌功颂德，一切特立独行的创作，都会令他不快。但没有独立性，会有创作吗？他旨在迫使作家们就范。但我们知道，失去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对他是多大的损失。”

可惜，斯塔尔夫人在这场“精神和强权的双峰对峙”中不够坚韧、冷静，反而向强权一方诉说她的不幸。难道她想让强权发慈悲，还她自由？结果反倒让强权一方获得了双重的胜利。后来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不无得意地回忆道：“斯塔尔夫人在遭冷遇的时候，一只手在战斗，另一只手在乞求。”更糟糕的是，斯塔尔夫人不停地给朋友们写信，要他们去科贝看她，因为她忍受不了孤独，而全然不顾会连累朋友，给他们带来麻烦。这时，柔弱的朱丽叶特却表现出果敢的本色，决定去科贝看望好友。与朱丽叶特关系不错的富歇提醒她，如果她去看望斯塔尔夫人，那她可能既回不了巴黎，又不能住在科贝。这是显而易见的，去看望被拿破仑放逐的人，就是向这个欧洲第一强人挑战，蔑视他的权威。据记载，雷加米埃夫人回答说：“从来英雄都有爱女人的弱点，而波拿巴特（她应当说的是“皇帝”）却首开怕女人的先例……”

朱丽叶特毅然决然上路了，走到半路，便知道先到科贝的马蒂耶已被勒令放逐。此时，斯塔尔夫人觉出事态严重，让儿子奥古斯特告诉朱丽叶特不要再往前走了，但她义无反顾，直奔科贝。当斯塔尔夫人泪流满面地将朱丽叶特抱在怀中时，雷加米埃夫人的厄运已经降临。帕斯基耶把雷加米埃先生召到办公室，对他宣布：“我以皇帝的命令向她宣布，禁止她进入巴黎四十古里以内，并流放，直到禁令取消为止。”

朱丽叶特接到放逐令时，平静得出奇。“她泰然处之，任别人去为她叫屈。”自己着手安排流放后的漫长时日。她选择马恩河畔的沙隆为流放居

住地。长夜时分，昏灯一盏，教堂疏钟相间。她教养女阿梅莉读书，投身慈善事业，在教堂弹奏管风琴，为星期天大弥撒伴奏。造成她这困境的斯塔尔夫夫人来信，满怀钦佩与自责：“您信中流露出何等宗教般的安详啊，亲爱的朋友，而我离这种勇敢又沉静的氛围是多么的遥远。”她在苦难中的安之若素，感动了老朋友阿德里安，他引用博絮埃的名言赞扬她：“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苦难更能玉成美德。”

情歌翻作牧歌唱

F·瓦日纳认为：“朱丽叶特之所以成为她那个时代的偶像，是因为她让一个阶层，随后让一个城市，最终让一个民族精神的内在认同成为可能。她恰逢其时，为法国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但求重塑自身的形象。在走出一个剧烈的社会震荡之后，朱丽叶特代表了和谐融洽、待客周全、仪态娴雅、风范重拾。”在这样一个形象身上，爱情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况且我们现在知道，她的婚姻仅是名义上的，是为了求保全于乱世。像朱丽叶特这样一位绝代佳人，有追求者是自然的。但是，朱丽叶特成为名女人和时代相关，而她的时代与从前已决然不同。

在法国宫廷传统中，国王自然拥有众多情人，贵族男女之间更是情事不断，这几乎是一种文化风范。但法国宫廷中的情事，国王的情人和中国皇帝后宫中的嫔妃制度又绝不相同。在中国皇帝的后宫中，所有女性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供皇帝淫乐和为皇朝生产继承人。这些女性的工具性是一目了然的。而在法国，宫廷还是文化风范的产生推广之地。像路易十四的情人蒙特斯邦夫人就是拉辛、吕利、布瓦洛的支持者，路易十五的情人蓬巴杜夫人与伏尔泰、卢梭的交往，对狄德罗出版《百科全书》的支持更受人称赞。但法国大革命后，王朝的覆灭使宫廷不再存在。妇女的地位也彻底改变。爱德华·福克斯指出：“第三等级高呼着‘自由、平等、博爱’，投入同封建主义之争，这场搏斗以取得许多不朽的胜利为结束。资产阶级也把妇女从她在将近150年间以公认的最高贵女神的姿态傲居其上的台座上推了下去。而且这对妇女而言不是一种羞辱，反而使一种抬举。妇女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被看成人。[……]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只能是一致。

从现在起给美的理想提出了心理的和生理的崇高目标。”^①性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可以堕落为肉欲与色情的单纯动物性，也可以升华为文化与美的创造。柏拉图早就指出过：“只有趋遣人以高尚方式相爱的那种爱神才是美，才值得颂扬。”（《会饮篇》）巴塔耶干脆断言：“精神是没有肉欲的。”（《情色史》）

朱丽叶特不同凡响之处何在？她风情万种，却不到处留情，她爱的炽热却不走极端。她敏锐地体察别人的爱意，却从不盛气凌人、羞辱对方。她对待情感纠纷通达宽厚。我们看看她如何处理那些狂热的追求，将其不显山不露水地转换成终生的友谊。保罗·达维德是她的疯狂的追求者。朱丽叶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对您的友谊不会改变，但您在妨碍它，并且您完全糟蹋了我最予重视的价值，因为我希望从中寻获世间罕见的东西。把我当作一个姐姐，那么您可以赢得我的全部友谊和信任。”达维德平复了自己的激情，成为朱丽叶特一生的管家，让她离不开。

吕西安·波拿巴特，他沉溺于对朱丽叶特的爱，自命为罗密欧，给朱丽叶特写了无数热烈烫手的情书：“您的眼神、您的微笑攫去了我的灵魂。我被征服了！我欣赏不够您的容貌，您的语调，您的沉静，您的动作和这种漫不经心却又美到极致的优雅姿态。”朱丽叶特把这事处理得轻松自如，她当众把信交还给吕西安，仿佛是把一篇文学作品还给作者，劝他关注更重要的事情。果不其然，在雾月政变中，是吕西安把利剑指向波拿巴特，宣称他若是独裁者先要“吃我一剑”，以此拯救波拿巴特，保证雾月政变的成功。就在这天夜里，他给朱丽叶特写信：“在此紧急时刻，您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您几成我最后的思念”。

最难办的是贡斯当突如其来的激情。贡斯当和斯塔尔夫夫人是多年情人，两人还有一个女儿。他同朱丽叶特早已情同家人，但他突然疯了似的爱上朱丽叶特，于是她就眼见“这种无节制的激情不可遏制地上升，接二连三受到激情澎湃的表白，自杀的威胁，放弃的允诺，以及仇恨和指责的叫嚣”。但朱丽叶特却以一贯的平静对待疯狂，像对待一个突然发烧的病人。

① 《欧洲风化史，资产阶级时代》，第3页。

终于谵妄消逝，两人之间“没有怨恨，没有轻蔑，更没有麻木。就像魔力使然，他重新变成朋友、亲近之人，一如从前。她待他，也如同疯狂之举前，一样的自然，优雅和默契”。

再有年轻的安培，大科学家的儿子，初见朱丽叶特就爱上了她。这个年轻人才华横溢，只是性格像“善变的四月天”，“忽而和蔼可亲，忽而忧虑满怀，从疯狂的快乐，一下子转为晦暗的阴郁”。朱丽叶特则“安抚他保护他，鼓励他拿起笔来”。1827年，朱丽叶特建议他去德国作一次旅行。就在这次旅行中，安培和歌德会面，并找到了他一生的使命，研究德国语言文学。我们可以在《歌德谈话录》中读到如下章节：“我们一致认为安培先生一定是个中年人，对生活与诗的互相影响懂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感到很惊讶，前几天安培先生到魏玛来了，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活泼快乐的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安培先生的评论切实而又通俗，作为一个行家，他指出了作品与作者的密切关系，把不同的诗篇当作诗人生平不同时期的果实来评论。”歌德万万想不到，年轻的安培之所以对诗与生活的关系体验尤深，是因为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她唤起了他的激情，又把这激情导入诗与美的溪流，不让青春肆意泛滥，被情欲的泥沼吞没。

这就是雷加米埃夫人，轻柔地拨动琴弦，把噪响的情歌翻为优雅的牧歌：

长着青苔的清泉，温柔如梦的草岸

绿色的杨梅树织出了碎影斑斑

请保护暑天的羊群，时季已是炎夏

轻柔的枝条上业已涨满了新芽

维吉尔《牧歌》

插曲：光荣殿的迷惘

我家对面有道围栏，栏中高树下，芦竹环抱一泊静水，东岸青草漫坡，一座城堡寂然兀立。园中罕见人迹，但常驻几只白天鹅，或游荡清波，或徜徉岸径，若有人凭栏观看，便展翅舞蹈，引颈高歌。我常从园旁走过，见园